

6  
13

程  
宋岳珂著

史  
上

進步書  
局校印



程史提要

宋岳珂撰凡十五卷載南北宋雜事頗寓褒刺中如范石湖一言悟主慶元公議黃潛善諸條俱較正史為賅備石城保寨及汴京故城攻取形勢尤為詳贍史學攸資迥非委巷流傳之小說可比唯史以程名不解何義考工記注謂程為車杠說文解字謂程為牀前几皆與著書之義如風馬牛不相及未審珂何以命此名也

程史卷第一

宋相臺岳珂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義。垂意祖烈。詔擇泰支並建二王廟。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太宮。百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紹興二十四年。芝生於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室。詔羣臣觀瞻。奉表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丕祐於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為公。授之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有燐茲芝。胡為乎來。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於他。乃廟產旃。曷不於他。於二宗之室。曷不於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乖。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紹所源。匪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聖天子。為萬世。神靈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恩。惟我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定死。而畏越厥職。上得之喜。即擢為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別。迄於建儲云。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興，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眾，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棄其次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譖，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諛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國初三傑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銓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冊，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為憚，宰相亦聽其選。請於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端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錄，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興之麟，復者亦勸且默矣。余按當時陶賓、諸名儒、端委在朝，若

使角辯。聘訶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茅於煙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十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概為昆弟。余嘉定卒未在故府。樓宣獻鑑嘗出手編辨鷺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廷休騎省鉉內史鑑。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為天闕。復築石頭城於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為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俟。景祐數日加。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元木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渺。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頽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冤哉。愧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

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反。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煩言罷。洪文安遵在翰林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去。孝宗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適過視草馬。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神宗朝王襄敏詔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惟觀焉。幼子案第十三方能言。珠帽祫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繡雲綠鶯。蕭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闇咽。轉盼已失所在。驕馭皆恆擾。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惟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為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巨測。居旬日。內出犧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寫。

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於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  
南陔過之攀轄呼馬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閣以為宜男之祥上  
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慧曰  
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其  
獄示襄敏賜壓驚金庫錢果直鉅萬其機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采自號政和間  
有文聲敢為不訛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  
耻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泰安皆莫之知僕無所適聞夏首有  
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  
家別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是來飲此樓過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憩  
孰之夏首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襄宵未更  
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益始此其事國史不書  
詩文雜見於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為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  
人名偶與首同實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沅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郎。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確。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金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莊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久意何如。沅得此詩。獨撫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霓。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訃矣。紫微益於此絕筆。沅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看。紫微大擊節。自以為不及。既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縵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聊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紓徐有味云。沅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津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為之序。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為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解。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折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卯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環謝遣之。既而甲寅之

事果如其言。此興大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識無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蚯蚓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縛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團紵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迹也時人咸因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模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雨命詞科之題概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离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沈幾遠賂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歲松閭今不復存。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鰯堂下風簷果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鑑子有奇相故欲驗予術耳歸他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躡場屋不

勝。因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  
骨。可公可御。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  
汝為証。建劍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干以祕  
策。汝為恨得之晚。亟專用之。亡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僧。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都家  
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  
天下方亂。英雄輩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於官。宜生不服。  
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肅真疑。請辟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  
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日者。燕客執事咸饑。而汝獨孫諸傭。撤器有意聲。若歎然不怡。  
比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為。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我不敢匿。遂告  
之。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  
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贐之金。隱之。神至。寺服縉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  
校之所見也。啟緘而留之。餘數旬。持綱夜濟。宜生於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  
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  
殺一人於道。而奪其符。以至於燕。上書自言道國虛費。不見用。廢而致之黃龍。會赦。

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為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為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秦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事。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印上意。不深信。館者固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發。及高景山告薨。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實先漏師焉。歸為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於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舶。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幾。豈非其相然耶。推理於先。一折枝而驗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國史逸其事。余聞之淮。士臧子西如此。余居員山。在濫城之中。先君未卜墓時。嘗為戎帥。皇甫斌宅。斌歸於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整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遂罄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墮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甃。流下其

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隴聖周半墮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盃二十有餘壁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執盃中有甘蔗節他皆已化有小梵鉢如硯滴置其背為塲委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盃如棗器有銅帶數鎔。糅合餘者一斤傅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盃絕類今洗雖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盃底有四環附着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杼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覽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聖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既哀而撰之既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埋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覽究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可抑字之制世以為起於唐韋陟五采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燭尚明驪山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弔漢漠君文亦有燕意其殺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墮皆碎裂餘或為親識間持去盆杆僅在而余侍親如聞留於家丙辰歲詔禁挾銅器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懼汚復偕送官獨盆偶墮他所今乃歸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亦可歎

也。固志於此，以俟博識。

程史卷第一終

程史卷第二

宋相臺岳珂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為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員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脈為太宮。又南為相府。斗拔起數峯為萬松八盤。嶺下為鈞天九重之居。右為複齋。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壽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間。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識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葱之符。秦檜額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闕之故居也。非望挺山鬼瞰其室。檜薨於位。燭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恒為光祿丞。留蒞家廟以為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恒併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燭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臺為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

光宗皇帝實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筲員乘  
周莫得而妄據云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反之曰丞相贊微官窮  
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奉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羸二字言之牛之  
體壯於羸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為變  
黨伐之論於是浸潤黃岡之賤蓋不特坐詩禍也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乙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雨  
川招安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於虜甲午即  
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奉密誥集曦於興州說者析順字謂  
居川之旁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即位受策之日不差毫髮  
又俱終始於蜀嘻亦異矣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鷹弓御鞍馬以習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  
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幕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  
聽一日上親按韁折旋稍久馬不勝勤逸入廄門簷甚傾觸於楣俠陛驚呼失色亟

奔湊馬已馳而邇上手擁楫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嚴下皆稱萬歲。益與藝祖抵城挽繫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承平時國家與邊數盟文禁甚寬輶客者往來率以談謔時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遠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偏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始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雖時欲起斟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閱而舌雨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駁脈既又有所談輒為坡逆教使自愧弗及近白溝往反齣舌不敢復言他。

東陽陳同父貧高學亦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特於屏間設高几納師之資贊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

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註誤繫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是歲臘傳有因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繫入圍。同父見之不悅。終期集如始。見云。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為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絳代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世之登科級者。或竊以此目之。則佛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顧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嬉狂之戲。以弛張觀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肆立禮齋。嘗為余言如此。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旁有天聖間皇城使蘇某者。墓後麓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石門洞。有支阜。下至落施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馬。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塢。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於朝。有詔夷鍛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旁者。聞鬼言以為所畏者大厭耳。遂烹羣犬而寘骨焉。釘以銅為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為厭勝。是為童丁。說皆不根誕謬然。余嘗覩歷其地。班乃一平岝在大坂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

無家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妄一男子。謂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狀人用牲。勞民以夷墳。詰應於恍惚。固清朝之所不為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襲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實錄。有唐金州刺史崔允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谷金桶水一事。不書於唐史。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崇寧鑿阜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隴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乘輶遇之。題詩壁間曰。函關只有一攘。俟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忍作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隴。不知丞相更眞不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為。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余嘗過其地。二刹正為其家不檢。子孫所撓。主僧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守歸之官。刻大碑於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捨墓前隊碑裏。金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為。今已矣。捨在廟不久。即逃歸。捨殊寢縱之。不知

何以似子卿也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蹠既出。輒不稱。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印者告以故。益市酒。縱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吟如鳴。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灸之馳。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都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蹙。汝南聞之大慟。西二千里遠。從今復已矣。同印亦相與歎咤。為之罷博。及時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馬。視榜凜於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益御史蒞。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盞。吏不敢以告也。究陵吳勝之。未勝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危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甫。聯之者曰唐。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

能誦傳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為客皆親聞其言。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為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輒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林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偽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固參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密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諧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築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北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為直當幾何曰以時賣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鞍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醴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餽之酒五行聲錢繙三百寘之祚實嫌於匾酌酒於筭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媵請以此為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說以為冷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為諱凡予之為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

義者翁平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擇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愧乎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饅幕灰吏因識焉廣漢草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數原王安世遇英伯過皆寓是邦暇日相與疎奇弔古多見於詩一麗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生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閣來游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為謫仙一朝放跡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為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燭余為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弃疾帥越聞其

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輶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併贊。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西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衣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遙雨山南北。高下雲堆。遲曰不然。暗杳竦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幸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十。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疊疊。皆似之。逾喜。垂別。贈之千緡。曰。以是為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撤簪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哄堂一笑。既而別去。如崑山大姓某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其讣。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於邑。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呂布衣。寃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禱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

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宰德化。暇日為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元祐間黃泰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擣捕之傳。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进盆中。五皆敗。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樓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歡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眾咸恠。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臥。

程史卷第三

宋相臺岳珂

建炎庚戌。狄騎飲海上。躬御樓船次於龍翔。秋駐蹕會稽。時虜初退。師尚宿留淮泗。朝議凜凜懼其反。武士大夫皆有杞國之憂。范丞相宗尹薦朝散大夫毛隨。有甘石學。有召赴行在所。隨入對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祐。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房心宋毫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柳。留於張。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砲。餘慶馳行。猶及微子。武王定鼎郊廟。而周公近營成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躔而興宋。自此虜必不能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願修政以應天道。上大喜。既而果不復來。紹興辛巳。逆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詔以問太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岡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驗。不差毫釐。蓋宋國之號。而吳則今時巡之所都。天意駕裴。於是益昭昭矣。隨家衛之江山。俊亦不顯。

迷曠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

欲但已。其弟覲力慟懇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曠家素事梓潼。自玠璘以來。  
事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緒玉謁馬。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  
和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闡驛。  
召以歸。命以爰立。安顧逆謀堅決。觸之且俱驟。惟徐圖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  
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推知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獲嘉之績。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  
興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益嘗正晝見於閣武堂。逆黨恆瀆以迄天誅。相安之夢。得  
之蜀。如瀘之變在京。魏公鐘帥蜀時。慶元乙未。余在中都親聞之。其他蓋不可繆數。  
云。

秦檜在相位。頤指所欲。如上下奔起。無敢議者。曹沫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鋸告。貨墾莫  
售。日薦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呂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  
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縕。將以進入。盡廢見鋸不用。約以  
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窖盡輦宿藏。爭  
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既而様上者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檜。每著賓  
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

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櫧吏叩頭服益其機算根於心雖究曠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歎也

靈巖中宮為蘇永勝織弔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豐楊誠齋為之賦植意卑絕脫去雕篆畦畛余得之王英伯錄藏焉義豐賦館娃曰汎淳玉之北堂得館娃之道基從先生而游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嗟也奚以弔為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鐘鼓者胡可以弗考聞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妃之當憂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譖聖人稱駢非夫九合一正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己之內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耶蘭大夫進夏德宣昏微子得疏商豈識歸蘇公家父並用則烽火豈得妄舉子胥不見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於今可存抑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莫於猛虎惟自剖其骨鰐而致意於一如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為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可愚寧羅之妹適足為我娛胡得而竊吾之符榮楣可居適足華吾廬胡足以禦吾之都惟忠良之既誅

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兮。大湖食兮鱠鱧。曲兮棲鳥宿兮媚嬌。修明兮夷光。二  
八兮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採香。廩兮響廊。笑倚兮玉牀。奈樂兮東方。稻豐種兮不  
遺。爭盟兮黃池。無人兮歲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為木泰。赤波池與臺榭。倏一  
變而荒宇。入笙歌於海雲。令聲鐘而轉鼓。儼虯虎之客。興敝僧儀而觀翫駭。越壘以  
在望。奠五戎之闈。式松引韻以嗚咽。柳翠眉而凝佇。山路黯兮失色。水洶洶兮暴怒。  
追此謬於千里。本差之於毫髮。譬之養生。捐其良醫。遠疾作於中夜。墻藥石之不知。  
志士仁人所為太息於斯焉。蓋嘗反覆於此。竊謂種蠡亦可哂也。勾踐方明舉國以  
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眾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如。為是可恥之勝哉。始  
其土城。誨淫自君。終焉五湖。合謹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義不如。慙懲扁舟。遂  
其全璧。使之脫鼎中之魚。而羣沙頭之鷺。返邪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謂越之君  
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隨矣。吳亦太庸。士目既抉。夫誰納忠。可臯人之忘已。其自  
反而責躬乎。公既然痛相與歛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風。誠齋賦涪溪曰。予  
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游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欸  
雨峯之際。天巖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譯

誇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涪溪也。蓋唐亭在南嶧臺在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毛髮森豎，乃蹠故步還至水濱。削臺讀碑，慷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歎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或不亡。觀其一過尚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斂矣。夫曲江為亂中之邦，狐為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盡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豎推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祿兒，唐獨不隊厥緒哉？觀馬嵬之威，击渙七萃之欲，離燈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眾怒以求濟，天下之如果，肯欣然為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祚，人瀆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十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帝礪也。一復蒞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旗，一呼如響，春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搔。」當是之時，退則百世之揚腳，嗟

肅宗處此其實難為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  
駛於箭。回瞻雨峯江蒼茫而不見。義豐賦中稱先生益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則  
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淪。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  
獨恨營子趙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為唐謀則忠。今兩利中皆無此刻而醒夢復語往  
往滿壁間云。

盤石趙遠。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啓。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  
權設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胥憇。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  
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  
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母佛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  
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水山足情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以其言  
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遠。如獵孤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邪。  
風知臨安府曹冰羅致其隸卒。而先張本於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迎臣  
將廉之。其醞褐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上  
詔兼官朱邸。繼復召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

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益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召。實為東川僉幕總領。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為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敢臧。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榜。總因以他事摭撫之甚峻。然卒不能冷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歐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畧。何本淮陽朐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為鼎族。遭亂南來。寓於郡。嘗授業於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歸。被草結廬於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驗。臥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渡馬。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而愈。始翕然傳。蓑可愈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縕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即位。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寃上心。上瞿然憶昨夢。輶泣而歎。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他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為。上大驚。有詔諭遣不至。上嘗燕居深

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綏承顧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贊而已。問所以來。則曰。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命。當承命惟謹。何忽掉首吳音。曰。有中國人。即有番人。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纂通神菴於觀之內。親御寶附書扁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宮。歸謝氏。益本朝故事。惟欽成本姓。僅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姓。不復歸。上意嘗欲以為比。而未決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燬。欲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疏軸。主者漫以與。何笑曰。未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既答則曰。我不能入觀。以此累使者。上聞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伯。騙亦為之請。遂賜筆金闕寒陽殿額。出內帑縉錢萬緡。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歲以璫將命。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養。一歲偶踰期。咸訝而謂亟起於臥。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呼。招而呼。踵廬言之。眾曰。何固未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良是。歎道僧者。實本艷人。為兵家子。少有所遇。何舊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髡而髽。曰似道似僧。故曰道。

僧狀不急而言發奇中與何頡頢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與之貧者何既不趨召他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促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於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卒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遺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頤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罔測亦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月而至尊厭代矣縕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咀肉食至十數斤獨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祭寒暑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歲七十矣嘗言自卯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妄道士日從之游將傲其為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憩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喜韓子師方為守千騎每來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以為忤也道僧先數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辛志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奇行怪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吳畏齋獄諭蜀有印守楊熹者頗從輶軒牘所聞因道資中趙希光節概甚悉余兄德夫時從幕府得其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衛公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改先是衛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問他吳挺乃云小孩兒解甚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見挺雖有所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爲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父又恃其儉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上曰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單食塈糱以迎王師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敵錢大失民望近以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將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雖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爲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之計似不如此上太感悟後挺死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昱每念衛公此語輒投地大歎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守兵四門弗果行於是

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闢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亟貽書成都帥臣楊輔。謂逆雖  
驕豎。干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騃無知。為虜所啗。逆順昭然。其下未必  
皆樂從。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為。固勸以舉義。遂絕粒。至於臥疾不能起。猶晝  
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為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終不食  
而死。熹所紀。具是。不復損益。余生雖晚。尚及識衛公父子。紹熙壬子冬。先君捐館於  
齊。余甫十齡。獲喪北歸。衛公以寧武之節。來治於洪。余舟過章江。亟命幕屬來唁。親  
以文奠焉。余已卒無時之哭。因謁祭下。援手言疇昔歎欷不自勝。顧余甚幼。遣使從  
先夫人求余程業。頗奇其不憚賞其詞語。而憐其蚤孤也。余歸未釋經。而衛公薨。輶  
車西沛。余輅希光於琵琶。頤然溫厚。今想見之。已足以信熹之傳。時方暑。待亭上。親  
吏言希光方治養生術。以子午時有所行。謝客移數晷。乃得見。冲澹無競。其素也。衛  
公止一予。希光雖重繼體之記。亦無訾云。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且望贊謁  
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淮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啟。而喜  
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

伎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生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寧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鵠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側。稼軒因誦故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証。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十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儔。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子卿乃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具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頃取視其骯澁。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臺中當與余游。偶及此次日。攜康伯可順庵樂府一袞。相和中有滿江紅作於娶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數詩書萬卷。致君人。春沈陸且置。請

纓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犧。勸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卽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益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他語却不甚似。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攜。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庵詞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諸君與世傳俚語不同。

程史卷第三終

卷三

程史卷第四

宋 相臺岳珂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因羅人間以供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携通犀帶。因左璫以進於內。帶十三鎊。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日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撻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郤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費以啟。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費。余適謁琴堂。坐聞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舒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

摩訶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於門而去。閻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為室。開書皮。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牧齋。精史學。議論豐疊。超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愠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卒。海寇鄭廣。陸梁蒲福。間驅駁兵。羣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濱海蛇。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徵南溟。延祥隸帥。聞廣且望趨府。羣僚以其故。所為偏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群僚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瞿然起於坐曰。鄭廣蠭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眾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滿座愁嚙。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種。晨繼昏繼。穿窬者無敢睨其藩。一日起觀。扃鑰有異。發笈。空馬。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資分。途一盜出蛇岡山。將如贛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旁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俟溪。則指幾如股矣。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責炊。曰。予無他藏。獨餘鋌銀。可斧而售。既而無堪。不可卒歸之。盜又出。

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夾廬石耳峯下。持以求質。夾曰。姑畀汝萬錢。詰朝歸汝。餘金。爽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家物也。捕於師賦。證一網而得。因以迹餘黨。如言無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為偽券亂真。歲以其券售舒斬。間得馬驥驅以歸。羨於肆。以鬻。盡復出。人但見其驅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遁寇。黃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肆。啜羹。坐而袒裼。自褫其中。啜於衆。聞而出。捕老以其變服。弗之識也。訝其久。商於其徒曰。吾目見其入今暮矣。昏不再覲。是家非橐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逸去。而偽券之印楮。簾臼。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他捕吏無心而得。驗天固以此啟之邪。抑稔惡當露。適因其所值邪。犬不能吠。詰之以繩。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傅麻苧。雜草鳥烹之。犬至。輒投苧纏繩。繩無復聲者。馬驥每至。賤賣而售。使門庭翕然嗔喝。既非其所仰。益可肆於廉。取他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售之。連耳。市人弗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閒。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銕。公言弗與。而莫敢擗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為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

之。蔡元長頗媿於衆論。丁酉鎖院。迺自檢校司空。奉甯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  
少蘊龜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敗公至。託王言以  
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春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皆差  
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  
事為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侍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  
威懷。於以制四夷之命。賞賊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  
官。惟賢一句不使。卻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賊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  
不足直釀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顙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  
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於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  
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  
以軋異己。不知道以張閭宦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曰檢  
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為一去云。洞霄在中朝。從官常蒞之。不專以處宰執。南渡  
以後。乃不然也。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璣狎。適睿思殿有徵。祖御畫扇繪特為卓絕。上

時持玩流涕以起糞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携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始璫入取穀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金藻繪春風。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鑠宮扉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院寒梅欲放春，龍池水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輩來東向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廬溪與之雖非可倫擬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既挾以無恐，益恩媚虜，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渝平孝皇以奉親之故，與雍雖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為與國，而此儀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陳正獻俊卿為相，上一日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於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達，虜屢以為言。正獻恐召釁，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聖憲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便當理會。」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為備。萬一先

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惑使者既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為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天下之人以為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  
通蒙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旨本末今遣使不為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仗事少定或冬閒因賀正使遣王卞偕行先與北館伴議論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犬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他時剪除醜類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日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乞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上為少止而終以為病其秋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讎對時范石湖自南宮郎崇政說書為右史侍講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陵寢為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以御札問正獻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請依巫伋鄭濂例施行卿意以為何如可密具奏參正獻復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顧臣淺陋豈足上當天問恭讀聖訓不勝感激仰惟陛下焦勞萬幾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為痛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上通於天天祐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

素所激昂憤切思以仰贊廟謨為國雪恥恨不即日挂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然而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為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為使者當遣但目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實謀者之言彼得謹為備若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俟吾之財力稍充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反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為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時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改辭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疎狂直爽罪當萬死惟陛下憐其愚而錄其忠不勝幸甚上不聽正獻遂去國范遷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為祈請使以行上臨遣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群親加選擇聞外議汹湧官屬皆憚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軌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為不還訛心甚安之王色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當雪餐禮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范奏乞國書併載受書一節弗許遂行虜遣吏部郎中田彥舉侍御史元顏溫迓焉范知虜法嚴附諸決不可連一不泄語二使不復疑至燕乃夜啟

惟秉燭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辭云。大昕而朝。遂懷以入。初跪進國書。隨伏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臣有奏劄在此。借笏出而執之。雍酋大駁。顧諱其宣徽副使韓鋼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啟處邪。自來使者未嘗敢爾。屬聲令綽起者再三。范不為動。再奏曰。奏不達歸必死。甯死於此。雍酋怒拂袖欲起。左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鋼復以笏抑范拜。范跪如初。雍酋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以謝。乃宣詔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來。紛然既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兄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宣旨取奏去。是日鋼狎宴。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勸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范唯唯。謝建議方殿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號。任令公再世用事。謀篡其國。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為夏人所獲。致之虜庭。雍酋益怒。范朝辭。遂令其臣傳諭詰之。范答以姦細之偽。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真書來。印文敏然可識。范笑曰。御寶可偽。況印文乎。虜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虜之報章有曰。仰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後八年。迄參大政。云受書乃隆興。

以後盟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尚有廷臣謀議可參見日月尚邇惜乎其未盡聞也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為西掖時，上用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為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懶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繼。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王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閤門官日月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俾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縱免，首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震感沈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乞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邪？既而范竟不安於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寶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嘆，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為公議立赤幟云。

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淳厚，懼百官有司

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媿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廷首擿其事以為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文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宣仁臨朝為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紹聖崇甯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為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聖上懋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邁追甯考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通慢而無刻核之迹隆牧養流豈第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其間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從袁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乃爾大異是蓋有命也

程史卷第五

宋相臺岳珂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勦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讀之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為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以皇子熾及其黨程克俊補贊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曉宗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國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蔡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郤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縉煩廟算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為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詔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為余言其嫻張氏不欲名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點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闕環

溪畜大獵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乃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鞠其橐。凡十餘輩，散迹所往咸摯而來，贓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令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據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又祈之，亦勿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為，然於法情理允虛。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誣。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關陞薦削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為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員，當入殘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勾我一昔，得與同曹讌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誨，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邵。盍為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於道夫，同緘識於霸東周氏。兩月不復來，顧以為妄，相與深咎輕。

信徒取憚。日忽夜三鼓。有叩門者。乃胥也。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觀之。則名登於進卷矣。張大駭。且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譖。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為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緣也。欣然界謝資。又厚以餉。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訖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見如彝。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闕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為侍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闥。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業故府胥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責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顧賊謝乃其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蓋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堪哉。

中都有設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公。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軋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畜之以資善謹。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為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

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歟。

兩淮自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嘉定己巳歲。游饑。潰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寢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頗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漫多。遂鴟張。閩郡太守林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遠路。號于邦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為父兄子弟。非有掠斂之心也。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棄。無要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樓扁四顧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入。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惟戶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為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營于真源宮。將大其所圖。基以良兵。會有詔池陽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窮。越山而跳。攀道流而奪其巾衣。偽為逆逸者。告于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憚。轟木間。馬嘶廡下。钲鼓刀斗。鞋鞳四發。益信其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呼。而竟莫有出者。宮既蕩盡。以為賊亦灰矣。亟奏功。朝廷初聞仲虎失守。亟詔池出兵。繼

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大乃自望江刦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層樓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為執訊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市而左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真源無子遺其徒適有遊方者歸旋理瓦礪為復營計今尚未完匹夫奮草莽凶歲常事然驟得一郡即市恩忍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焰智足周窮卒以所嗜敗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郢兀朮入之即日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為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橫天盤薄不得進兀朮怒躬命巨艘張帆徑前風益猛自度不習舟楫旋舞舷側窘懼欲卻而未脫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朮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遇於風不爾幾殆蓋天褫其魄而開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審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為輸也。

光堯既與子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李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為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躬朝德壽從容酬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于選德殿

壁。辛丑歲將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不敢形于大對。且慮於程文不要帖。僅即其近似為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終。既而御集英臚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為第一。蓋觀擢四周伯凡常誦此事。謂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子。聞於其客劉達夫。自唐白樂天始為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為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大陸梁。腐儒空有鄙。好漢總無張。曹趙扶閑寶。王徐賣靖康。此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千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欄杆。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悅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舉匏。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暗嗚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閒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孝宗朝尚書郎龐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員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苟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閱謂雖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在政府時昌運為左帑。嘗因至北關送客。吳勝之為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吾鄉有義輸事甚奇。余嘗為作傳曰。義輸者九江成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孽滿野。成徇地至花燭。見病輸馬瘠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鳥鳶啄其上。流血積髀。莫適為主。繫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祿。幾半年。膚革僅完。毛耏復生。日寘之槽櫬。慄慄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隅。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半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柂候晨。雁鷺行立。俟頤指盡。午退以為常。馬或蹶。茶不任。相通融為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輸往。始命鞍鞬。鳴人立。左右驟拒不可制。易

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輕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控緩而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楊而騎。相望後先。踰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鬚。稍前則噬齧之。軍中咸指為駑悍。增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輶。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鬥。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鉤出其腋。及鞬而墮死焉。官軍亟鳴鉦。踰屹立不去。躡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狠特艱。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廐。煮豆鼎。灌泉煎。用金玉為鎧。華鷺沃纏。極其鮮明。群渠皆釀酒來賛。輜重卒有為賊掠取者。知之曰。踰他日未嘗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怪之。於是日游其踰於峒嶽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踰以來。踰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脅盡傷。踰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踰也。是異服者必其齒。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

礪之弟矣。諱而進。賊軍大騎。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朝廷方患其跳梁日橫。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踰之事。踰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踰歸。病傷不寐。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加。稱其德也。今視踰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為正。報施以為仁。異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懲豆。歷跨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媿之驚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掇取著于篇。

鄭華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訖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徽祖。數奏明略。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訖因上制勝彊遠方式。詔施行之。方製實努。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蘄王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為之新名。曰。剋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洪文敏容齊三筆。謂祖熙甯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訖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對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

### 河名將云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閩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

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為衣冠到遼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為日者辨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申。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徽之祁門。夜憇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祐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蹇衢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霍氏之福。萌於驂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勝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邪。

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迦益簡春遇至。命兼官史。勅令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修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竄名。恭詳與燬無收拾。都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瓊。使女真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上京蓋今虜會窟。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寶耶律氏之咸鎬豐沛。大羊固不足卹。而良嗣世仕其國。

身踐其軒貴為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未泰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為人  
從可知也縱有名篇正亦不足錄況僅止爾邪五鑾乃上京殿名保機之故巢也

程史卷第五終

程史卷第六

宋相臺岳珂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卒革遁入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易周國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為官榷坊酤以捕私醞入民家格鬪殺人且因以掠財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江淮孚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為前鋒雖弗歿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貨產復致千金革偶閨牆不得志獨荷一纖。出聞淮有耕治可業渡江至麻地家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耕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馬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艱革私之邑有酌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為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郡邑官吏有不懾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歡奉頤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

與游得其死。加聲焰赫然。自儔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僧。以寬得衆。別聚忠義為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為。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為軍械。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狃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貲用適窘。謝以鐵鋸五十緝。二人不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疊書紙尾曰。迺事俟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既出。飲它肆。醉酣。相與洛怨。竊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縑。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贊織勞。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以縑。屏後有署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縑。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市。謂革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連軍中為應。我因逃歸。故使邇者聞之。意欲以藉手冀復收。光祖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既無以脫。遂出其書為證。光祖繳上之。朝有詔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憲卒。又咸辭不敢前。妾謂拒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時已無令。有王某者。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為備。飲簿以酒烹鵝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

敢言而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怨故郡使繼薄將命從以  
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語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遂  
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虛以酒自己至申不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  
列兩廂門下憧憧往來袒裼呼噏頗懼。薦孫辭勾去革畢餉字謂擇曰希顏吾故人  
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勾希顏為我展限。擇陽  
諾方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叩窗呼曰三省樞密院同  
奉聖旨取謀反人教練乃受錢展限邪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  
匿聖旨文書給吾父死地戶閻甲者與王立先中二刀仆偽死盡殲捕吏鉤曳出寘  
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為苟得尉辯  
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遁逸惟  
治下多逋逃群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  
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月辛亥遲明算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  
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駒小駿驥曰畚婆  
子駿基馭曰劉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紫鞚腰劍總鵝梨旋風髻道荆橋

東德之妻聞于垣匿弗之見乃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輶忽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革曰良是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革將主有長人衣白立門間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計無所出迺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之幼孫十一甫十一歲使乘惺惺騎如無為漕司分訴非敢反特為尉迫脅狀遂殺二馬掣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人天荒湖泊革聞與龔董灑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為君累也其次子有婦張實太湖南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時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詔發兩統帥偏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視舟有烟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聞之則無人焉煙乃燔麻屑為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擊革益東矣革之至江口刦二客舟浮家至雁汊采石偽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

舒軍既失革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賄革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復使宿  
弊窯。曰吾事明家可歸師中兄遂入北關遇城北廟官白某者于途。白嘗為同安監官。  
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為君得。東手詣關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  
楚毒卒不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蓋嘗投圍。請得以兩淮兵。恢復中  
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捕者為誰。請得以辯。乃詔九江軍送二人。  
捕洪恭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革豈坐手殺平人。論極典。從者未減。  
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竈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崇梨市。  
國器嘗見之。惺惺韶稟。野間為人取去。宿松人復攘之。以瘠死。革之婿曰毛齋。字時  
舉。第百一居倉步。亦業儒。以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後一年。事益  
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虜怨之。捕送郡。郡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  
庭。首不髮矣。其捕董時。亦賞給千郡。不復肯界薄其罪。僅編管撫州。革未敗。天下謠  
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兒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往在祁門下鄉。  
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率侑以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  
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

醉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為何人也。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傅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遠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辭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宿<sub>宿</sub>犯漏院白急達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東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報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孫仲益觀鴻慶集大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誤摹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璫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為大恨言必稱公殊不怍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

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為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為士大夫之不忍為。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勘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晵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困粟。蓋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極有璫。以輶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棟為帥。周伯聞一往必敬。若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於河。至望仙專舟馬。又江山邑寺有燭童眉長逾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寢施貲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竝之中。不期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隆棟之子似。

仲游因言劉叔儼詩句。叔儼名儼。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已巳間。余兄周伯持浙東廩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園快目樓。有詩楣。聞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閬闈。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韶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儼居月餘。儼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為國重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曰。已買湖山卜奠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闢渠。從今便是門闈客。時出山來擣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浙。明年叔儼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縉錢甚夥。叔儼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雁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水聲軒。帝釣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舶駕風來島外。孤雲衝日落。吟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謳飄意欲仙。余反覆四詩。大概皆一軌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為一流人物云。叔儼後亦終韋布。詩多散失不傳。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更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縑徒。垂老得足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迺成。平生繪寫。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倣貝葉語為作記。其右曰。南閩浮提有大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善。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闕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究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鼉鰐。魚鱉蛙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屬。寶花繡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聞而窺。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馭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渡水。或濯足生石。或挽或負。狀貌迷出。以種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剝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道已。乃於耆闘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實無有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八部。諸鬼神衆。若有。

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  
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  
形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邪求諸相邪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  
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  
其殿百寶裝嚴眾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  
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為海羅漢之為羅漢蛟蜃龜鯁魚鱉蛤蜊天龍八部夜  
叉羅刹是邪否邪有邪無邪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  
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盡盡且無有何況於記雖然是理  
也爲發大乘者詭爲發最上乘詭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  
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故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況圖畫裝嚴盡形供  
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  
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  
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踴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瑞嚴妙麗隨  
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

之一念得此羅漢當知是畫為第一希有。畫者得者非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為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它文亦多奇。累試詞闈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終

程史卷第七

宋相臺岳珂

開禧兵障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為大逢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閩西沂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且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偽官遣妄牒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啟代贊及之曰騎虹過賀曾親聲效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夢喜并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虧污中原又聞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撓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龍易制之人尤恍惚有為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幸逆亮以難從而求勦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訐臥薪自勵誰為勾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王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

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謀。僅積三時之威規。踪迹張皇。已同獸鬪。議論  
噂確。堅闢孤疑。徒欲快一決而饒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為後慮。畎畝有懷於憂國。匪  
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未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  
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  
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  
為當時之不為。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施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  
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  
以成流俗衰頽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謬。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  
夫江淮為脣齒之邦。閩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  
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  
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  
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渴。  
使靈旗再圖北指。距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險象  
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

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為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為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峻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衄。而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倣之憂。陸運制武侯之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仙進擊。而手足獨據。惟是時之舉。偶因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蕩。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為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為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逸。亦幸安耳。今欲為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撫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用之資。用間誠至譖。而遣妄諜。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界。是以定而易處。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障。以廟堂使

聞而不免於屢遷。或間事機以主帥委安。而常淹於難達。惄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  
乎居要境藩維之樞。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駁而不止。歲市駿而  
不能償。絕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餽軍執啟。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  
賈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雋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概。初未効於  
消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滅宮鳴劍之議。試徐閼闇。毋謂平平。恭惟某官  
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輶。公議浩然而歸重。界  
之顯聞。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淳爾塞  
裳。旌旗千騎之來。跔然望屨。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間之蕃宣。富盡遠猷。庶銷過計。某  
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  
執鞭。願供磨廬。其諸較熟之責。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勲。別當修督。畏齋在丹陽館  
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沈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閥。將表  
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  
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鄖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

校退卒間先烈之宏規將與群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叙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微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公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群之譽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儂有曰初不求於識面豈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刻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寔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潛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刪其吠堯者而掇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輶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者固既通神資眷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寔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僕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為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

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域。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  
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烝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  
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都可不謹。歟。子懋乃德嘉。乃  
丕緯。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  
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  
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  
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區宇大寧。  
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  
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  
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督。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  
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遠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  
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  
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櫓。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  
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令頑酷。發倉廩。而息盜蠭。神人以和。上下協

心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  
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昭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  
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封疆。立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  
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  
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王冊皆以六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牋。大羊亂  
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媿乎。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而錢千緡絲千縷。  
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而發檜功  
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繆忽墜其幞頭。  
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銀為雙疊。伶指而問曰。此何銀。曰二勝銀。遽  
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銀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  
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燉令衿等吻禡。蓋其末流焉。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甯二年。遂為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  
法石豫殿中御史朱岐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

嘉禾篇。倣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為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為醉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東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詒誓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外。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木異。畝同頭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固知社稷攸託。惟我太母晦聖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廷。乃告于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九州之域。久封裔壤。培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奉。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迺備材加迺督事。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難。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形。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立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散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睢盱。震于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群乖斯和。群異斯同。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塊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

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名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憲  
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和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  
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于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固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  
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渝渝訛訛又曰嘵喈背憎嗚呼卿士庶尹  
敬之哉曲直之辨是非之判固或不異如未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子奪之中固  
或不同如未之穎非離於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敘等立石余又  
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熙甯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  
書成帝雖寵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佑神孫疇咨在庭屬以  
宗社介特真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訟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  
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連用威心剝形瘠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  
有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巷煩冤迺命貳卿葬其  
先原公儉具資一給于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審志奪  
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

蓋五害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為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為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為負國。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為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具得之矣。其後入黨籍。郤反成溫寔。大觀夏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脣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丈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偁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為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記。蓋專坐此篇。偁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侍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訣。願資醒。因衆知其善詎。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閭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閭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譖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閭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

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閻懋然蹙頰曰我官人竊死卻是諱出去二字滿座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聚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禡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程史卷第七終

桯史卷第八

宋相臺岳珂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莫溫。溫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面。山形勝盤。據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闖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峯曰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郭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効所致。乃聞匣樓。前地築為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藏。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為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為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精。多筌蹄之學。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為疏。開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薌風亭。余治事處中歸。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砰鏗有聲。甚厲。矯首正見一星南隕。曳尾如帶。逶迤久之。始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

散步西圃暝色將至從行一僮忽仰而驚呼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微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中時虜酋易位蒙韃聞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則所隊之加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奏報其它疆度微志意必不能詳也

余為扈薄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虜方擊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縣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廊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帶幕限隔僅以鎗竈刀機自隨縣最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臘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書品嘗官姓名以侍進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襜為作止之節廊下設鱗禪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為之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鍋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廡入廊饌繼至通盧棘簿于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艸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賜宴貢院前二醕止以果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

之者未至耳。其第三歲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更曰。它日戎贊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崇甯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閨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齒。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鍤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孝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和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酣。言頗切直。先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為參預。未知其僥倖。封相顧。周測。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輒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乎。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遂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舒。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為疑。而

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露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踴躍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繼人。知譖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輿之云。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訕乾道間。楊嗣清。申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為左史。聞之。不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卜日而致之。將以吓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噬鴟鵌。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劾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補位至從臺。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譖。以排根善類。都為

猫噬鷄。鷄王中父嘗為余道而忘其所為邑之名。

逆曠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輒載雜襲。曠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闊。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謀是亦決。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之聯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嶼焉。不合如礪土。名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特墳。傍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酣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特。二兒癡不識為虎。擲瓦砾嗾而逐之。虎顧特不肯去。二兒倚從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謀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特以角拒虎爪噬無完草矣。牧子視特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特來。時木影漏日。刀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特少憇力甦。乃前跡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

氣定更進虎又舍。特與牧迭抗處如此者彌半日。項羣婦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聞者持梃譙噪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特牧竟全。余時倚壘署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韻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惘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鋸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盡軒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巒磼。猶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摩訶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蓋反而觀

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  
真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微焚詞其間嬪嬌巨璫但聞謁禱聲而  
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欽宗  
遂即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震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  
如毫祉幹離不既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纖人乘間有効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請歸  
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百  
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  
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  
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  
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  
宇宙得甯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甯之後臣  
即寸心守道樂處間私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  
大已上祈怨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炎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  
兵永息萬邦咸甯伏望真憲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史齋臣器表一道上

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序禹湯  
罪已其興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蔡條國史後補載徽祖教門尊號為玉  
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  
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弘昭明三先弟子南嶽上真人今茆山  
龍虎閣早實有三壇符籙徧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帝王之號又有其別殆  
未可知也。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輿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  
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  
焉使二家皆仰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撤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狃於  
達理者每易一棟覆一竅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金首亮未纂僞封岐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詩詞語出輒崛強懃懃有不為人  
下之意境內多傳之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大臣以亮  
有素譽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生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  
輒余嘗得其數篇初岐王以事出使道驛有作輒詠之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

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儻只待雲稍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  
與蟬蛻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震靈震山河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  
昏染綠苔那回踪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  
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與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  
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峯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  
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卧內見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  
綸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緒黃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  
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米賀天申節隱畫工於中使圖  
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繪事大喜瞞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  
坐間軟屏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己之狀策馬而立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益混  
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遷汴之歲已弑其母矣又  
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倦曰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  
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燃斷星眸睜裂惟恨劙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  
細看嬌娥體態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忠刑將射鵠軍二萬

三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達鷺以爲寵曰旌麾初舉正駛驥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戰鬚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畧人事本無今古試展卧龍韜韁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空黃迎踏余又嘗問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鷺之氣已溢于辭表它蓋可知也大信鴉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諱正隆事迹以爲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于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